

●朱建亮

论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

一、总体认识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80年代的讨论，对这两个问题均有涉及，尤以前者为多。但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认识没有统一。至于两个对象的关系则基本上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

就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来说，以往的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1.认为是图书馆的要素，如“三要素说”、“五要素说”等，这主要属70年代以前的观点。2.认为是图书馆的特殊矛盾，如“藏与用的矛盾说”、“图书与读者的矛盾说”等，这主要属于“文革”后至80年代初期的观点。3.认为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划分的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这属于80年代初期的观点。4.认为图书馆不过是指抽象化的图书馆。5.认为是图书馆活动。6.认为是图书馆工作和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部分的文献信息这样两个层次。4、5、6三种观点也基本属80年代初期的观点。7.是图书馆在科学交流和情报交流传递中的作用和规律，亦即“情报交流”。8.认为是知识交流。7、8两种属1980年至1985年间的观点。9.认为是文献信息交流或文献信息的开发和利用。这是1984年至1986年间提出的观点。10.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的多方组成要素以及知识、信息；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事业。11.认为是图书馆系统。12.认为是图书馆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¹⁾。9~11这3种观点稍后一些。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如此歧异，甚至还有图书馆学不能成立或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的意向。首先应当肯定这些意见大多含有较多的正确成分，有些观点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的，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罢了。科学总是由前科学进到科学的。在图书馆学正在取得真正的科学资格的进程中，关于图

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会出现多种意见和观点。北大图书馆学系与武大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第一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3种提法就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没有对哪种意见作出全盘否定，只是对某种意见有倾向性而已。

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²⁾可惜在80年代的讨论中引用者减少了，推敲亦欠细微。恩格斯也曾说：“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³⁾在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这段话少见引用。其实，两段话均包含了以下几个基本点：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第二，运动是有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的。第三，运动形式的不同在于其特殊的矛盾性。第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规定着不同的特殊的本质。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及其发展进程中每一个过程，也都有其特殊的矛盾性。这就是不同事物以至不同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相互区别的原因。第五，科学以个别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或以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说以个别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显然包含着两个侧面，一是这一个别运动形式属于高层次的一系列运动形式之一，二是它自身也有小层次的一系列运动形式或过程。说以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也包含有两个内容，一是这一系列运动形式从属于某一大层次的个别运动形式，二是这一系列运动形式又分别有其各自的小层次上的一系列运动形式或过程。第六，所有这些不同层次和运动形式都需要如恩格斯讲的“分析”和毛泽东讲的“研究”，研究运动形式也就是要研究其矛盾。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

盾。”⁽⁴⁾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自身包含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毛泽东说：“矛盾是简单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⁵⁾可见二者是一致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的必然的高级形式。人类社会不同的个别的运动形式的研究构成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两位革命导师关于科学的区分和对象的论断是多么深刻，内容是多么丰富！

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否引用革命导师的论述，上述大多数见解也基本上是在革命导师提供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努力发掘的。但为何观点不一致呢？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对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同时作多角度的审视。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层级上的明显不同，二者研究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和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及其矛盾性。这两个不同运动形式及其矛盾性又各有其上隶下分的运动形式及其矛盾性，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科学知识体系。这是首先应当说明的。其次，应当对革命导师的论述再度分析，借以将科学对象确定为以矛盾性及其规定的质为核心的3个方面，即：质—态—能。革命导师上述论述其实将此三者都包含在其中了。下面就图书馆学兼及文献信息学各自研究对象的质、态、能三个方面做点分析。

二、作为“质”的研究对象

事物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质决定着事物的特殊性和根本性质。在确定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时，首要的就是要抓住这一点，这与抓住不同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以这一点开始。”⁽⁶⁾那么，什么是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或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运动形式呢？我想，这就是图书馆。如同电学的对象就是

电，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一样，图书馆学的对象就是图书馆，文献信息学的对象就是文献信息。这些对象如电、语言、图书馆、文献信息，都不过是物质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都不过是不同的矛盾，并且分别有不同的质。

认识事物总是首先从个别到一般，或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从而形成概念或观念等。科学对象也是特殊事物，只不过认识它不仅会形成概念或观念等，而且会形成一个知识体系。之所以如此，皆在于其特殊的矛盾性及其特殊的质。图书馆和文献信息，既可以说是不同的运动形式，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矛盾。只有研究矛盾性，才能抓住事物的质。曾经有研究者在确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时，从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关于科学的研究的区分一段论述中入手，这是正确的；有人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这是不错的。然而，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概括的或抽象的图书馆则欠妥。同任何认识一样，科学认识一开始就是从具体个别的事物起步的，科学决不以抽象概念为根本对象；恰恰相反，它以实在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图书馆是社会机构实体，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有各种不同的图书馆。图书馆学就是要研究图书馆这个概念之下的一切不同的具体的图书馆。文献信息学也是如此，它要研究众多的不同的具体的文献信息这个客观对象。

图书馆是一个特殊的矛盾，首先就把图书馆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因为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其次把图书馆这一特殊事物的产生、存在、发展确定到一种特殊的矛盾基础之上，因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再次，这样可以引导我们去观察其具体的矛盾。人所共知，图书馆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具体矛盾，但其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矛盾，这就是学者们早在60年代就揭示出来的：图书馆的书籍与读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图书馆普遍存在，它是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的内在原因，它派生出其他矛盾并影响和决定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图书馆是以一个最基本的矛盾为核心和矛盾群或矛盾系统。这个最基本的矛盾是其他矛盾的代表。它决定了“图书馆”这一概念，从而也决定了图书馆的质。在图书馆产生以前就已经有了“人与书之间”的矛盾存在。人与书的矛盾发展之后，产生了图书馆这样的社会机构，于是又形成了图书馆这样的矛盾，它不是一般的人与书的矛盾，而是图书馆的书籍与读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图书

馆基本矛盾所在。认为图书馆的基本矛盾是流通与借阅的矛盾，或是收藏与外借的矛盾，这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矛盾都是下一层次的矛盾。只有找准图书馆基本矛盾并加分析，才能认识图书馆的本质。

透过图书馆的书籍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使我们看到图书馆具有社会机构的性质，而且是一种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都不相同的特殊的社会机构，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机构。为此，必须进一步分析，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主导作用、处于支配地位的方面。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在图书馆的这个最基本的矛盾中，图书馆的书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图书馆之所以叫图书馆，而不叫读书馆，也不叫读者馆或什么技术馆，原因皆在于此。它决定了图书馆的根本性质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许多其他性质。

有人不满意把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千方百计地搞深层研究，有的提出了社会知识、文献信息或情报等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殊不知这样一来就超越了图书馆范围，突破了图书馆这个特殊的运动形式而达到了上一级或深一层的运动形式，从而使图书馆学无形中发生转化，变成社会知识或文献信息学。还有人想把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系统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图书馆既指个别的图书馆又指图书馆的集合，它已经把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系统包含其中了。不过应当注意，对那些既与图书馆有关又与其他学科有关者，就只能作为相关对象。图书馆学与许多学科间存在着相关对象，也是可以适当研究的，旨在丰富和发展图书馆学，但是不宜专恋于此，否则就不是研究图书馆学了。

三、作为“态”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质，而且要研究它的“态”，图书馆学也不例外。

说“态”，实际上就是说“结构”，或者更严格地说，就是说“系统”。说“态”是为简略和通俗。就质与“态”来说，其关系可以理解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质隐藏在深处，难以分析，“态”却比较容易观察，多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图书馆学对象的认识历程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始于它的“态”，以后才逐步

深化的。任何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均以生产实践和业务技术的需要及考察为基础。可以说图书馆学也是建立在对部分图书馆工作技术和图书馆局部态的研究基础之上的。13~14世纪的英国里查德·伯利写了《热爱图书》这一专著，研究了图书和管理、出借图书的问题，这里就有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1627年，著名的加布里埃·诺迪出版了《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这一本书，被认为是图书馆学最早期的著作之一。书中谈了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准备工作，书的选择和排列，以及馆藏目录的编制等问题。我国图书馆学也是建立在古代对图书分类编目等一般工作基础之上的。本世纪30年代杜定友先生最早提出了“要素说”。这个理论一直盛行到50年代，今天仍有持此说者。这些都是从态入手研究图书馆学对象的。只不过最初只抓住了一些部分的“态”进行了孤立的研究，而以后才逐步进入到总体的“态”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因此，从“图书馆要素”、“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结构——功能”以及“图书馆系统”等来研究图书馆学，即把这些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过这也明显地反映了学者们不仅在质的对象方面深化了，而且在“态”对象认识方面全面系统化了。在图书馆学对象的结构上，研究是有成绩的。不过如何更全面更细致地分析这个结构，尚有待进一步努力。至于对文献信息学对象的结构分析，虽然在拙著《文献信息学引论》里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是刚刚起步⁽⁷⁾。

西方有一种所谓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不甚了解，但我承认事物是有结构的。结构无非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整体性。事物均有一个以基本矛盾为核心的完整结构。第二，要素性。一个完整的结构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总是可以分解或剖析为相互联系的多个要素。第三，结构的各个要素是相互作用和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些作用以至转化是结构运动的最终原因。第四，结构有自我调节性使之保持稳定，但是具体事物的结构因内部的运动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会使该事物的结构趋向不稳定以致破裂而向其他事物转化。了解上述有关结构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图书馆这个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并由此入门研究对象的质。

继杜定友先生提出“三要素”说之后，刘国钧先生提出了“五要素”说，即图书、读者、领导干部、

建筑与设备和工作方法。后来关懿娴先生欲更全面地概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五个方面”(PMEST)：P=图书馆的主体；M=图书馆的因素、方法、制度；E=图书馆的建筑原理、工作原则；S=图书馆的地域性；T=图书馆的时代性⁽⁸⁾。上述提法都是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分解了，这就是在用结构的观点看问题。关先生提法中的M方面还给我们一个启示：要素中又有要素。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

用系统理论也可以象用结构思想一样来认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系统理论同样涉及到事物的要素、整体(或总体)、联系等概念。

首先，图书馆这个对象可分解为若干要素，就象刘国钧先生做的那样。同样，文献信息学的对象文献信息也是如此，可以把它分解为信息内容、信号编码、载体3个要素。

第二，要把析出的要素排序和找出相关因素。图书馆的要素中，可以把图书馆书籍作为第一要素。这是因为图书馆书籍具有不同于馆外的其他书籍的性质了。一方面它被加工变成图书馆藏书，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另一方面它由原来的孤立的书变成了整体藏书的一分子。其次是读者、工作人员、馆舍、技术设备，都围绕着这个第一要素。图书馆要素的相关因素只能在图书馆与外部的联系中去寻找，包括地域环境、时代背景、社会制度等。虽然这些不属于图书馆结构本身的因素，但对图书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献信息的要素中以文献信息为第一要素，其余次之。

第三，要按层次进一步系统化。图书馆与文献信息诸要素中，要再细分。图书馆书籍及围绕它的读者、工作人员、馆舍、技术设备均可细分为许多要素，从而构成大系统中的小系统。比如图书馆书籍可分为知识情报(信息)内容、信号编码、载体、图书馆组织这些书籍的标记(标签)等。而文献信息的信息要素可以分解为知识、情报、情感等；信号编码可分为符号、句段、篇章等；载体可分为软、硬两种载体。还可再细分下去。

第四，要找出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看到图书馆研究对象在一定地理环境、历史时期等外部因素下发生的一系列生动的变化着的结构。这是一个上下左右、纵横内外都涉及的立体结构。这个立体的结构中各要素之间分别形成矛盾并有其特定的质，有其主要矛盾。围绕主要矛盾而运动的一切

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给这个对象的结构带来了生动性。图书馆的地区性、时代性、类型以及网络关系等均与此有关，至于我们追寻的它们的内部规律，则正是对这些的认识结果。如此观察，我们看到的图书馆结构或系统就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动态的，从而使人们的研究不断变得丰富深刻并染上浓厚的时代色彩。

在分析图书馆书籍与分析文献信息时，不能只注意二者的共同性，而忘记或忽略其差异，文献信息的外观形态还有档案和其他非书资料等。尤其是不能忘记图书馆的其他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否则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另一个研究对象从而成为研究另一门学科，而图书馆学则成为空有其名的外壳。

四、作为“能”的研究对象

科学对象除了质以及与之关联的态之外，还有与之相联系的“能”。能的概念源于物理学，解释的是自然界物质现象。图书馆也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当然与自然界的物质实体不同，这是一个复杂的非纯粹的物质实体，其中的知识或信息则不是物质实体。然而这些知识或信息都有其物质承担者，包括书籍载体和人脑。知识的运动依赖于无机载体或有机活载体的运动，这就伴随有能的释放和消耗。文献信息这个对象的要素中也有载体即物质承担者，文献信息内容的传递和利用，有赖于人的运动和人对载体的运动。也有能的释放和消耗。不过这还都是物理学意义的能。

社会事物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主要指能与质处于一个对立统一体中。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去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研究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的对象时，仅只考察其性质、结构而不看其功能，或不努力去揭示这一方面内容，研究就难以发展，由此建立的“学”也会逐渐失去其根基。

社会事物比自然界的物质要复杂得多，其能或功能确认为作用或意义就比较妥当。在社会事物的物质基础之上确有社会功能，不过这极不好用数学方法加以量度，于是人们代之以“意义”或“作用”的提法。事实上在研究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的对象时，已经有人以其社会功能作为对象。各种“交流说”，如“情报交流”、“知识交流”、“信息交流”、“文

献信息交流”等，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最先看到“交流”这一研究对象者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引起了很多人在“交流”上进行发掘，这就使人们的目光不仅盯住了图书馆的性质、结构，而且扩大到了功能方面。1984年李世丁、周立人撰文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结构与功能问题。他们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的整体联系，亦即图书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⁹⁾。这一提法的价值在于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在“交流说”之前，图书馆的作用早就被研究过，只不过没有抓住“交流”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1981年版《图书馆学基础》指出了图书馆的四大职能，即传递科学情报的职能；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职能；思想教育的职能；保存图书文化遗产的职能。很明显，在这时已经看到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或社会功能。此前亦早有类似研究。

198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交流说”。1986年，倪波、荀昌荣先生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率先提出了“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正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同年，黎盛荣先生撰文亦指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交流说”是一大进步，“文献信息交流说”更为具体。

除了上述研究对象外，还可以把图书馆的仿脑功能作为其研究对象。对此可以与前面读到的图书馆的结构联系起来研究。

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和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依赖自身以外的力量，于是有了各种发明创造。如果说起重机、火车、飞机、电话、电视等是我们的手、足、耳、目的延长，那么，图书馆就是我们的脑的延长。曾有人提出过图书馆是社会的公脑的观点，不过是仅从记忆的方面来看问题的。我认为，图书馆确是社会的公脑，但它的仿脑功能有三大基本方面：

第一，图书馆有存贮或记忆信息的功能，这是最基本的仿脑功能。在图书馆产生以前，人类基本上只依靠自身大脑存贮和记忆信息。由于信息日益增长和社会需要的发展，人脑记忆已经变得不够用了，于是有了文献的发明和图书馆的产生。第二，图书馆有控制信息和检索信息的功能，图书馆不仅对藏书进行分类整理并存放起来，而且编制目录、索引和其他检索类工具，今天还进行缩微、复制或

输入计算机，这些都是对信息的控制。控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索。至于开展流通、阅览、查询等，正是仿人脑记忆和输出信息的功能。第三，图书馆还有一种重要功能，即处理加工信息的功能，这是对人脑的思维功能的模仿。主要表现是工作人员、读者开展学习、研究，如工作人员开展的咨询服务、阅读辅导及具体学术研究等⁽¹⁰⁾。

认识这些仿脑功能，不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深化有益，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功能。

如果说“交流”功能是在“职能作用”基础上的深入认识，而“文献信息交流”是具体的交流功能，那么对“仿脑功能”的认识就更具体了，它包含的三个基本功能正是信息过程（交流）中的三个重要方面。人脑是信息之府，图书馆也是信息之府。至于文献信息学的对象的功能，还少有研究者。文献信息这一对象的社会功能可以确定在存贮信息或负载信息和由此在社会信息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确定其各自的研究对象的功能方面，本身又有其重要意义，它可以促使我们去进一步发挥这些功能的作用，包括加强某些功能等。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功能与文献信息学研究对象的功能是相互联系而又有别的。图书馆的存贮或记忆信息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图书馆书籍来完成的，这就使之与文献信息的功能“叠合”了。如果我们仅停留在图书馆的第一仿脑功能之上，就会把图书馆的功能对象和文献信息的功能对象混为一谈，会导致图书馆学就只是研究文献信息的科学的结论，那样便会不知不觉地从图书馆学转化为文献信息学。

五、简要结论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这一观点已被一些专家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详细地论证和剖析它。我把这个对象析为质、态、能3个互相紧密联系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对象。质、态、能亦即性质、结构、功能。亦可写作质—态—能，或性质—结构—功能。也许后一种表示方法更好，这样可以表明孤立地研究任何一个对象而撇开另外两个，或只研究两个而忽略另一个，都不能视为对完整的图书馆学对象的研究。这个以质为核心的3方面对象既可以双双找出其联系和三者构成一个统一体，又可以各个展开为多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曾有人不同意图书馆这个对象，认为这是与医院、法院等作

● 郑心清

从微观研究入手实现文献资源合理布局

馆藏建设一般指根据图书馆的性质、任务、读者需求，建立和维护该馆科学合理的馆藏体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读者需求研究、馆藏结构和利用情况研究、文献收集政策的制定、文献的选择、资源共享计划的实施以及馆藏的维护、剔除等。

文献资源合理布局一般指某地区或系统的文献收集单位，根据其各自特点和整体需要，统筹安排文献收藏计划，加强馆际协调，使该地区或系统的读者，共享文献资源。主要包括：该地区或系统文献收藏与利用现状的调查与评估，对采购协调与资源共享的研究，提出科学合理的文献布局方案，该地区或系统文献资源体系的维护与发展等。

文献资源合理布局与馆藏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侧面。可以认为，文献布局是文献资源建设的宏观研究方面。它跳出了某个图书情报单位的圈子，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文献的收藏利用方法，使原来单个图书情报单位十分棘手的问题，通过群体功能的作用，得到尽可能妥善的解决。馆藏建设是文献资源建设的微观研究方面，它从图书情报单位的自身建设入手，明确该单位收藏结构的强项、弱项，这就为协调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美国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是从宏观的合理布局与微观的馆藏建设两方面来搞的。从宏观研究讲，我国图书馆界同仁考察过国外在文献布局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对本系统的文献资源现状做过评估，各种文献布局方案相继出台^(1,2,3)。这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可喜成果。但是文献布局方案的实施还存在困难。习惯势力的束缚是开展这项工作的主要

了简单的类比的结果。殊不知图书馆有医院、法院等机构无法比拟的复杂性。如果能具体展开分析图书馆这个对象的3个方面，我们就会看到其复杂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探寻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外部联系，探寻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等，就能找到其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

一篇文章，言不尽意。我在分析一些具体细节时只能是粗略的甚至是肤浅的，整篇也只能说是力图提供一点点思考的线索而已。或有不当，乞望指教。

参考文献

1 倪波、杨锦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见：张白影、荷昌荣、沈继武.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2, 5,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7 朱建亮.文献信息学引论.湘潭大学，1988油印本

8 马恒通.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争鸣综述(1949~1989).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4)

9 李世丁、周立人.图书馆学的对象及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3)

10 朱建亮、吴杰.论图书馆的“人类大脑”功能.图书与情报，1990，(1)

朱建亮 笔名金良。1969年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系。现为湘潭大学图书情报系教授，《高校图书馆工作》和《湘潭大学学报》编委。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7种。通讯地址：湖南湘潭大学图书馆，邮编：411105

(来稿时间：1991-01-11.编发者：黄文田)

t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to get it onto the scientific track. The nature of man-made science makes library science become a strong action-oriented subject and a subject of strong technicality. The great part the technical progress play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developing library science. ref. 4

Library science—Theories

Man-made science—Applications

G250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 Liu Xishen.—31~38

The econo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s must be taken as the prerequisi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Every time when a change of these undertakings has taken place, there is both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and a challenge given to it. At present, to emancipate the mind, to enliven the management and to develop the third industry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ref. 8

Library undertakings—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Library work—The third industry

G259.2

A Exploration on the Service Type of Specialized Integration of the Library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Li Xi.—39

~41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imitate the teaching system to set up the vocational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It blend cataloging, collecting, loaning and consult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ies of the internal vocational work and the service work.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the vocational departments

G251.2

Some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t / Qing Jiakang.—42~47

Less attention was paid to differentiating theoretical basis from basic theory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with the result that a tendency of arbitrary nature, blindness and simpification was shown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udy made for theoretical basi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refers to abstracting and generalized entirely and macroscopically the library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explore its essence, probe into its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lastly, build th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rich library practi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however, starting with the greater and higher object coverage including the library itself, is an abstract recognition of higher level of the essential phenomenon embodied by the library activities. In many ways, the paper goes deep into and in detail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f. 14

Library science—Theoretical basis

Library science—Reviews

G250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and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Zhu Jianliang.—48~53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library itself, so to speak explicitly. Take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for an organic whole and search after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m and their contacts with the exter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library'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will be able to find out. ref. 10

Library science—Objects of studies